

#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 ——「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觀察思考



## 邱永輝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當代宗教發展態勢研究」創新專案首席研究員。中國南亞學會副會長。

長期從事中國當代宗教和印度宗教文化研究，著有《現代印度的種姓制度》、《印度世俗化研究》、《印度宗教多元文化》、《印度教概論》等專著，發表有〈當代宗教研究三十年綜述〉、〈中國政教關係的權責和諧〉、〈當代中國的民間宗教研究〉等百餘篇研究論文，譯著有《朝聖》等。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歷程，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九六三年至二〇〇八年，星雲大師八次印度朝聖之旅，逐漸堅定了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決心，而大師及其徒眾對回傳途徑和方式的探索亦初見成效，由此形成初步的回傳方案。第二個階段以二〇〇八年德里文教中心的成立為標誌，人間佛教回傳印度進入建寺辦學、慈善義診、文化交流，以及協調在全印度的弘法之深耕階段，人間佛教的本土化於此展開。

本文是對德里文教中心（二〇〇八—二〇一四）的觀察研究，旨在對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現狀和未來進行一些思考。

## 一、大師的朝聖與道場的設立

據星雲大師在〈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一文中的回憶，直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大師才有因緣拜訪佛陀的故鄉——印度。他當時的感覺是：「只要是在佛陀的故鄉，什麼都是好的，甚至連泥土都是芳香的。」好像忘記了時空，忘記了人間的一切，當下覺得：「佛陀啊，我找到您了！原來您就在這裡，就讓我也死在這裡陪伴您吧！」星雲大師發現了一個「沒有我的肉身的存在，就只有佛的世界」，當時就發願：「將來我一定還要

再來。」「我一定要發現佛陀，我要和他見面。」<sup>①</sup>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八三年三月，大師分別率領佛教史上陣容最龐大的「中華民國佛光山印度朝聖團」共兩百多人，和「佛光山印度朝聖團」一行八十四人，朝禮佛教八大聖地，完成第三次和第四次朝聖。星雲大師心中越發「悲欣交集，對佛陀的景仰，是無以言之的孺慕情懷，但對印度佛教的衰微，則因傷痛不忍而思奮起」。<sup>②</sup>

星雲大師在印度建立一個寺廟弘法的心願，自始自終「一直不願放棄、也不死心的」。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大師再度率領「佛光山印度朝聖團」一行七十六人，展開為期二十一天的聖地朝禮。在聖地菩提伽耶，大師產生了在印度買地建道場的念頭。

時光進入九〇年代，「為了發心復興印度的佛教」，星雲大師有了一九九二年七月的第六次印度行——星雲大師率慈容、永妙、蕭慧華等人前往印度拉達克。星雲大師在佛陀的故鄉發現，「佛教學校屈指可數」，更堅定「教育救人」的傳佛理念。一九九二年五

註解：

①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百年佛緣》第十冊，高雄：佛光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頁294-295。

②同註①，頁306。

月，國際佛光會加爾各答佛光協會成立，為印度當時唯一的漢語系佛教協會。經後為協會督導的鐘雪芳引介，買下位於加爾各答的塔霸華人區一個地方，作為當地信眾共修聚會的臨時場所。

一九九八年五月，佛光山應印度華人的請求，正式成立「佛光山加爾各答禪淨中心」，並且定期舉辦地藏法會、禮千佛、共修法會等活動，帶領當地信眾共修，接引當地華人與居民。二〇〇六年，在比哈爾邦菩提伽耶創辦「印度伽耶育幼院」。

二〇〇六年十月，星雲大師「帶著心律不齊和心臟衰老之虞的色身」，第八次前往印度，在海德拉巴市的十字街道上，主持皈依三寶典禮，計有二十萬人參加。二〇〇八年，星雲大師派弟子慧顯前往印度，成立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培育印度新一代僧伽，致力復興印度佛教。

星雲大師完成了八次印度之旅。鼓舞他前往印度弘法的，是佛陀祖國的芳香泥土和善良人民，是玄奘大師冒險犯難的精神。星雲大師明確提出，以宣導平等思想的佛陀、大乘佛教的發起人龍樹菩薩，和積極發揚平等精神的安貝卡博士為榜樣，為了印度佛教的未來，共同學習佛菩薩偉大的精神，勇敢走出種姓制度的桎梏。由於德里文教中心等印度道場的弘法，至二〇一三年，大師總結認為「印度之佛教復興和人間佛教的弘揚，至今漸露曙光」。

## 二、德里文教中心的弘法

自二〇〇八年八月至二〇一四年底，德里文教中心在中心主任慧顯法師的帶領下，主要從幾個方面開展弘法：

### （一）接待參訪和接引大眾，在廣泛合作交流中弘揚佛法

佛光山四大宗旨的第一條是以文化弘揚佛法。印度德里文教中心興辦之初，以文化弘揚佛法，廣交朋友爭取支持，接迎更多文化界、社會賢達，成為扎根印度的重要環節。緊接著，德里文教中心為融和印度歷史、服飾、飲食、歌舞和生活習俗等，舉行各種文化藝術活動。比如在農曆新年舉辦「生耕致富新年聯歡會」，吸引當地的印度人、越南人、韓國人等，共同參與新春祈願、書墨展覽、天廚妙供、文化表演等活動，透過文化藝術來傳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訊息，加之華人前來共襄盛舉，促使扎根工作既中國化又本土化。

作為弘法機構，德里文教中心與印度的佛教文化和教育研究機構建立密切聯繫，中心法師常年出席德里大學佛學系「學術會議」，探討佛教教派的源流與發展，國際佛光會德里大學協會亦借學者雲集的機會，舉辦「贈書典禮」，贈送《雲水三千》及《四十週年紀念特刊》等。德里文教中心秉持大師的理念，經常舉辦文化交流活動，讓參與者了解不同

的文化與習俗，尤其慧顯法師為彰顯本土化而演唱的印地語歌曲〈非暴力〉（Ahimsa），傳為佳話。而受到佛光山精神的鼓舞，幾批在印度留學的中國交換生發心為沙彌們授課，與德里文教中心建立深厚的感情。

## （二）沙彌學園——培育菩提種子

德里文教中心的教育活動，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針對普通大眾，特別是接引佛教青年的佛學教育和共修教育。例如，二〇〇九年一月，覺明法師講授「人間佛教在印度的希望與播種工程」，說明佛光山在印度的各種因緣、大師對印度佛光山發展的期許及弟子們的努力過程。又如，德里佛光青年團長Gelek Phunsok講授的「印度史地」，從舊石器時代說到近代史，看到印度朝代的更替及印度佛教的起起落落，激起佛子「為聖教也，何惜生命」的願心。另外，常年有為期數日的「修道會」，主要宗旨為「認識人間佛教」。

另外一類教育，是人間佛教為了適應社會的現代化發展而進行的「全人教育」，即針對所有人的道德、科學、文人的教育，如二〇〇九年三月舉行的「個性發展和國際禮儀」（Personality Development）講座，由印度華裔李麗雲老師發心教授。

德里文教中心最重要的一類教育，是為了培育未來弘法人才而創立的「沙彌學園」教育。心定和尚曾寫道：德里文教中心「為了培育菩提種子，又創辦了沙彌學園，招收釋迦

族後裔的兒童少年，為他們舉行剃度儀式，傳授沙彌戒」<sup>③</sup>。

二〇一〇年四月成立的「印度沙彌學園」，由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主任慧顯法師負責沙彌教育的養成。慧顯法師於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僧伽施」採訪，並為申請就讀沙彌學園的學員面試。僧伽施是佛陀為母說法之後，從忉利天宮下降人間之處，一千年前曾經是佛教興盛、佛教徒集聚的聖地，後因種種因素，佛教滅亡，佛教徒的後代亦因此失去他們的信仰。此地現為釋迦族後代散居地之一，有印度青年會（YBS）轄下的Kamalpur佛寺從事接引「新佛教徒」學佛的復興佛教運動。

沙彌學園的入學資格為：滿十二歲、身心健全、六根具足、經父母同意之男孩。二〇一〇年度共招收二十六位學生，經嚴格篩選後，只有八人符合條件入學。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星雲大師慈命，為五位學生剃度，時任佛光山住持的心培和尚於當月十九到二十九日蒞臨印度朝聖弘法，最後一站至德里文教中心主持剃度典禮。五位沙彌為佛光山第三代弟子，禮心培和尚為師。

註解：

③ 心定和尚：〈序·菩提種子〉，《沙彌日記2》，新德里：印度佛光文化，二〇一三年。



二〇一一年度，沙彌學園共招生十九名，只錄取五名十一歲的小朋友。九月一日開學典禮，由唱〈三寶頌〉開始，祈求慈悲偉大的佛陀加持沙彌們安住身心。最後，沙彌們合唱一首激勵人心的〈We Shall Overcome〉英文歌曲。

沙彌學園的課程設置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印度教育部為三年級及五年級學童規定的學科）：數學、環境科學、電腦、英文、印地文。第二部分：中文（簡繁體）、瑜伽、中國武術（忠義拳）、美術、烹飪、印度古樂Tabla、天然香皂製作。第三部分：佛學教育之基楚禪修、佛們用語、五堂功課、學佛行儀。此外，還不定期安排「朝聖課」，例如二〇一四年三月八到九日，慧顯法師和勇度老師帶領十三位沙彌（四年級五人，三年級三人，二年級五人）到阿旃陀和埃朶拉（Ajanta & Ellora）參訪朝聖，到佛教聖地親身體驗佛教信仰的偉大，從而加深自我的「宗教情操」；學習「善財童子」的參學精神，參訪大善知識，體會祖師大德的慈悲願；實踐師公（星雲大師）「走出去」的精神理念，「走出去看世界」增廣所見所聞。

師資陣容方面，印度籍七人；中國籍八人；馬來西亞籍二人；新加坡及台灣各一人。特別是瑜伽老師Mr. Kaushal已有二十六年的瑜伽教學經驗；教簡體中文的是尼赫魯大學前中文系主任葉書君。



每年元月，沙彌學園會舉行一年一度的「一日念佛共修會」。從早上六點起香到晚上十點安板，總共有九支香的用功時間。所謂「一聲佛號一聲心」，念佛的人除了要「口念彌陀」、「身禮彌陀」外，更重要的是「心憶彌陀」，就如〈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所提：「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二〇一四年元旦起，念佛共修會從往年的「一日念佛」增加到「二日念佛」。

沙彌學園第五屆第一梯次招生共有六十位新生報名，初審合格有三十七人。二審考試在德里文教中心進行，最後通過的只有二十人。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位新生在父母和推薦單位陪同下報到，九月一日舉行開學典禮。

慧顯法師在二〇一四年的弘法報告中總結：「沙彌學園自二〇一〇年奉星雲大師慈命開辦至今已滿四年，今年（二〇一四—二〇一五學年）邁入第五個年頭，目前共有學生四十二人，分別來自北方邦、拉達克、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大吉嶺等。」二〇一二年二月，心培和尚寫道：沙彌學園的成立和精心培養新一代僧伽，體現星雲大師「以教育培養人才」的理念，也為復興印度佛教的宏大目標奠定基礎。④

註解：

④ 心培和尚：〈沙彌日記·序〉，《沙彌日記》，新德里：印度佛光文化，二〇一二年。

### （三）慈善義診——一劑能暫時止痛的藥

組織一切可以動員和召集的力量，在印度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進行義診，已經成為德里文教中心的日常工作，也是佛光山在印度進行慈善的突出特點。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進寶教士的帶領下，團長Gelek、祕書Mipham及理事Dawa等五人，到印度北方的Himachal省Kee村考察，計畫次年舉辦的慈善義診活動，預計為五個村莊約一千位村民免費看診，同時到當地的學校發放教具和文具。二〇〇九年六月，德里文教中心集合佛光山在印度的各方面機構和人員，並邀請熱心人士，進行此次國際慈善義診活動。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七到十八日，由德里大學佛學系、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所、國際佛光會德里大學協會及佛光山德里文教中心聯合主辦的「德里大學慈善義診」（Natural Healing Medical Camp, 17th&18th February）於德里大學文學院進行。兩天的自然療法中，共有四百人受益。此次的義診有以下「四成就」：一是向印度知識分子推廣南華大學的自然醫學研究所；二是為愈來愈受上流社會歡迎的針灸療法加溫；三是受到學術組織的認同，並邀請來年在不丹及海德拉巴推廣自然療法；四是各國使節來看診，如馬來西亞大使夫婦、緬甸大使夫婦、台北代表處文化組張組長等。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到二十九日，國際慈善義診（International Free Medical

Camp) 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舉行。印度德里文教中心作為聯辦單位之一，與國際佛光會青年總團部德里青年分團 (BLIA Young Adult Division Delhi Subdivision)、尼泊爾大塔寺 (Shree Pranidhipurna Maha Vihar, Balambu, Nepal) 和台灣醫療隊 (Taiwan Health Corps)，共同主辦此次義診。

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至十五日，德里文教中心秉持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出世精神，組織國際佛光會印度德里青年分團和馬來西亞華人醫療隊，在物質及醫療資源缺乏的印度拉達克地區 (zaskar 區的Padum村、Raru村和Zangla村，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進行義診和衛生教育活動，希望有助於解除當地民眾的悲苦。選擇該地區的原因有二：一是佛光山的印度籍法師及師姑都是從拉達克來的，為了感謝當地孕育這些人才，做一些回饋及報答。二是因為此地環境條件較差，醫療資源十分缺乏，醫療隊能準確地提供當地人所需要的醫療資源，更有意義。此次義診的看診人次約七百一十人，衛教營隊人數約一百四十人。

二〇一一年的義診，於三月初在北方邦 (UP) 小城 Mainpuri 周邊的四個小村莊進行。此次義診的因緣，來自德里文教中心二〇一〇年於 Mainpuri 舉行公益旅行活動，對當地施以教育關懷，法師們為村民的質樸而深深感動，也發現周邊村莊的醫療資源極為匱

乏，故極力促成義診。在台灣奇美醫院和印度佛教青年會的幫助下，此次義診十分成功。依此模式，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到二十七日在比哈爾邦伽耶亦舉辦義診。

二〇一三年，德里的冬天異常寒冷，氣溫一度降到攝氏零度至一度之間，據說僅德里地區就有約百人被凍死。幾年前由國際佛光會印度德里大學協會覺明法師所發起的救濟活動——「毛毯發放活動」（自二〇一〇年起德里文教中心開始參與此活動），在氣候異常之時更顯急需，於是二〇一三年冬季，文教中心當機立斷籌募一千件毛毯，使五百位無家可歸的窮人受益。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至九日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心協同印度青年佛教會，舉辦北方邦義診活動。義診地點是印度北方邦的Etah縣、Mainpuri縣、Kannauj縣與Hardoi縣，看診人次達六千五百人。

慧顯法師知道，在印度窮人眾多的國情下，「慈善不能立即改善印度人的生活，卻是一劑能暫時止痛的藥」。<sup>⑤</sup>到如今，從印度首都新德里到海拔近五千米的喜馬偕爾郡人煙

註解：

⑤ 釋妙熙：《行腳印度》，台北：香海文化，二〇一四年，頁120。

罕至的思比堤 (Spiri)，上山下鄉，千山萬水地做慈善義診，已經成為文教中心在印度弘法的一個傳承，體現佛光山在荒蕪貧瘠的土地上播撒關愛，「以慈善福利社會」的優良傳統。

#### (四) 印度佛光文化——出版文宣弘法

印度佛光文化公司成立於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其成立目的，主要為落實星雲大師「以文化弘揚佛法」的理念，透過文化出版，把人間佛教的信念傳播在佛陀的故土。自成立以來，從事翻譯出版佛光山系列書籍和星雲大師的系列著作。特別是二〇一二年五月，沙彌學園的學生們出版了自己的作品——《沙彌日記》「The Dairy of Novice Monk」和《沙彌歌集》，德里文教中心還專門舉行新書和CD發表會。

截至二〇一四年底，印度佛光文化已經三度參加印度書展。二〇一二年初，在人力及物力非常不足的情況下，經過半年的辛苦籌備，印度佛光文化首度參加在印度德里展示中心 (Pragati Maidan) 舉行的第二十屆世界書展。主辦單位國家圖書信託基金 (NBT, The National Book Trust India) 成立於一九五七年，是印度政府高等教育及人力資源部門。此次參展超過二千五百個攤位，約一千三百戶書商及出版社，包括三十家國外參展者，全場占地約四萬五千平方米，場面盛大。

二〇一三年，印度佛光文化成功的走出新德里，到北方邦首府拉克腦，參加由國家圖

書信託基金舉辦的書展。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印度德里國際書展，是印度佛光文化第三次參加的印度國際書展。此次書展共有一千二百多個海內外參展商，每天參觀人數大約有一萬人次。印度佛光出版社準備了四十三種英文、六種印地文、一種泰米爾文及最新出版的《沙彌日記》參展，每天吸引不少訪客，他們都對星雲大師的書非常感興趣，印地語版最暢銷書有《佛光菜根譚》和《佛教對當代問題的探討》。

### 三、對人間佛教回傳印度之現在與未來的思考

#### (一) 印度之佛教復興和人間佛教的弘揚，漸露曙光

達磨波羅於一八九一年創建大菩提學會，立志在印度復興佛教，開創佛教回傳印度的新時代；星雲大師一九九八年在印度主持三壇大戒，繼而在加爾各答建立禪淨中心，立志將人間佛教回傳印度，開創佛教適應全球化浪潮和面向未來的新時代。因此，大菩提學會與佛光山的佛教回傳印度行動，在時間上雖然相距大致一個世紀，卻都有全球化的背景。

達磨波羅決定復興佛教的歷史背景，是一個南亞次大陸被殖民地化，亦即被強制地

拉入全球化的背景。達磨波羅認定佛教文化是錫蘭（今斯里蘭卡）持續二千餘年的文化遺產，在祖國受到葡萄牙、荷蘭與英國入侵者的連續打壓，和人民被迫改信基督教的情形下，被殖民的人民更應當將復興佛教文化視為復興斯里蘭卡的宗教文化，並進而恢復對自己的種族、語言與膚色的自信，這是一條文化自覺的必由之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努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為佛教適應歷史發展而進行的努力，可視為佛教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在弘法思想方面，達磨波羅所思想，是恢復佛教聖地，讓佛光重新照耀印度；而星雲大師自年輕時就認識到，「這個時代需要改革、需要創新，佛教不能像過去只是契理，重要的是契機」。<sup>⑥</sup>

就弘法的内容和方式而論，達磨波羅和星雲大師均採取建立組織、修建寺院、與各國佛教團體合作、出書宣傳等方式，但達磨波羅處於一百年前回傳佛教的開拓時期，其早年在故鄉斯里蘭卡的經驗並不充分。而星雲大師到印度弘法之前，已經在台灣和世界其他地

註解：

⑥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但開風氣不為師——我對佛教有些什麼創意〉，《百年佛緣》第十二冊，高雄：佛光出版社，頁二一。



區，就「佛教適應於當代」逐步做了一番改革創新，如佛教歌詠隊、錄製唱片與光碟、電視弘法、家庭普照、素齋談禪等等，⑦可謂積累了豐厚的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達磨波羅在印度復興佛教的時代，雖然毫無組織根基，條件更為艱難，但從佛教派別、語言和地理環境論，則更為便利，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是自隋唐以來「中國化」的漢傳佛教的改革新派，其傳法的派系、語言和地理環境更為困難。因此，達磨波羅所進行的佛教回傳印度的努力，與佛教文化在斯里蘭卡的復興密切相關，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的開始，則與佛教文化在大中華地區的復興密切相關，因而需要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進行艱苦的「本土化」努力。

評估當今印度大地上的佛教力量，與印度教相比，仍然十分微弱。而佛教團體中，南傳佛教派系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如今進入平穩階段；佛光山作為漢傳佛教的代表所進行的弘法嘗試，未來的發展充滿著許多不確定性，真正要將人間佛教回傳印度並形成重大的影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註解：

⑦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但開風氣不為師——我對佛教有些什麼創意〉，《百年佛緣》第十二冊，高雄：佛光出版社，頁153。

## （二）「菩提種子」成為「佛門龍象」仍需時日

星雲大師寄語二〇一三年到佛光山朝山的印度沙彌：「你們是菩提的種子，今後一定會開出菩提的花朵。」慧顯法師在採訪中表示，如果在他培育的沙彌中能產生一代宗師，則有望光大佛教，在印度重現佛教勝況！

實現眾生平等，說明讓底層人民擺脫貧困，是佛教回傳印度不可推脫的任務，但在印度的環境下，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然而星雲大師堅信，印度是一個擁有古老文化的國家，現代新興的科技事業也非常發達，大師心中，希望印度的階級制度可以消除，讓普世獲得平等。因此，大師用以下話語作為〈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一文的結束：「賤民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在人格上受到損傷，心靈上受到的傷痛。在今日二十一世紀講究公平、公正的社會裡，實不應發生這許多歧視啊！」<sup>⑧</sup>

在星雲大師的朝聖之旅中，印度的貧困曾深深地印在大師的心裡。二〇一四年，其弟

註解：

⑧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感念佛陀的祖國——印度〉，《百年佛緣》第十冊，佛光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頁319。

子妙熙在《行腳印度》中最感慨的，也是貧困：「不給，是痛苦；此時『給』了，更是一種痛苦。倉皇驅車離去後，望著窗外貧困農莊，似乎明白了：佛陀為什麼會選擇在印度出生、證悟、度眾！」

在印度的佛教派別眾多，相互學習、相互幫助的教內合作，為實現振興佛教的目標所必須。實際上，隨著國際佛光會二十年來在全球五大洲的成長茁壯，曾經負責國際佛教促進會的滿華、覺門、滿和諸法師，都分別在其擔任執行長任內，無懼艱苦，經常出入往返印度各省，默默耕耘，分別在拉達克、菩提伽耶、安德拉邦、大吉嶺、德里大學、古吉拉突邦、班加羅爾、欽奈、錫金，以及尼泊爾、孟加拉等國家和地區，陸續成立非漢語協會。而南亞十一個非漢語系佛光協會，更是秉持國際佛光會的宗旨與目標，積極於佛教本土化和復興工作。許多社會賢達的在家居士，認同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多年持續不斷地護持，有些還擔任國際佛光會南亞各地分會的會長，擔負起帶領信眾的重擔。

### （三）人間佛教如何面對主流宗教是印度教的國家？

一百餘年來，佛教回傳印度的政治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佛教與印度教、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之間的互動，也呈現出更為複雜的局面。

二〇〇九年，覺明法師在〈人間佛教在印度的希望與播種工程〉中，提出一個問題，

即：「人間佛教如何面對主流宗教是印度教的國家？」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力量上揚，「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個宗教」的呼聲高漲，並以「每個生活在印度的人都當以印度教為自己的宗教，以印度為自己的聖地」加以表述，公開攻擊其他宗教和文化，並發起數次針對其他宗教團體和信徒的行動，製造社會動亂。在此背景下，佛光山法師們面臨許多困難。

在一個以印度教為主流宗教的國度，人間佛教在印度的未來發展狀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佛教與印度教的互動和交流，要實現和平相處，仍然需要思考：「佛教應以什麼面貌，再度重振旗鼓呢？」<sup>⑨</sup>

註解：

⑨ 釋覺明：〈人間佛教在印度的希望與播種工程〉（未發表稿）。



人間佛教所要建設的是  
「生活樂趣、財富豐足、  
眷屬和敬、慈悲道德、  
大乘普濟、佛國淨土」的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語錄